

曹文轩

著

Axi De Quantao

阿西的圈套

曹文轩
小说精品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文轩小说精品屋

阿西的圈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西的圈套 / 曹文轩著.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3.1

(曹文轩小说精品屋)

ISBN 978-7-5019-8768-9

I. ①阿… II. ①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6274号

责任编辑: 王丽雅 张凌云

策划编辑: 王丽雅 责任终审: 劳国强 封面设计: 徐 滢 吕秋梅

版式设计: 张雪娇 责任校对: 吴大鹏 责任监印: 马金路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2 印张: 12

字 数: 9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8768-9 定价: 19.80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20317E1X101ZBW

水边的文字屋——代序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一度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

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曹文轩

作家、学者。1954 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



▲ 和美国学者一起解读绘本



▲ 1998 年 9 月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幼军先生交谈



▲ 2006 年 9 月于柏林文学节



▲ 2000 年 10 月在九寨沟藏族人家唱歌



▲ 2004 年在浙江青田乡村



▲ 2005 年 9 月在哥本哈根安徒生铜像前



▲ 2010 年 11 月在西安



CONTENTS

目 录

鱼鹰 / 1

阿西的圈套 / 12

暮色笼罩下的祠堂 / 26

枫叶船 / 39

埋在雪下的小屋 / 57



鱼鹰



暑假到了，住在小城里的树村来到了乡下大舅家。他要跟表哥锄瓜待上整整一个暑假。

这里到处都是水，几乎家家户户都靠捕鱼为生。捕鱼有多种方法，但这里人家一般只喜欢用鱼鹰捕鱼。因此到了傍晚，当渔船载着鱼鹰通统回来时，村前的水面上就到处是鱼鹰的叫声。这里人家不太看得上小鱼，都喜欢捕大鱼，所以都是几家甚至是十几家联合起来捕鱼——单独干，鱼鹰少，势单力薄，捕不了大鱼。

锄瓜是喝着芦湖水长大的。锄瓜刚刚学会爬的时候，爸爸就带着他到宽阔的芦湖上去捕鱼了。锄瓜五岁能游芦湖，七岁荡桨放鱼鹰，十岁那年，大人捕鱼忙，他独自一人驾只小船，头顶星星，唱着歌儿赶了五十里水路，从银花荡买回二十四只鱼

鹰蛋，后来孵出了十五只小鱼鹰。

树村的到来，使锄瓜十分高兴。没等树村把凳子坐热，就拉着他的手说：“我带你去看鱼鹰去。”

晚霞映红了湖水。湖边停满了渔船。这种小船很好看，长长的，两头翘，像只豆荚，轻轻一荡桨，就能在水面上滑出去十几米远。船两边插着十几根横着的粗树枝，鱼鹰分站在上边，就像一群大鸟落在枝头上。

鱼鹰是一种勇猛的水鸟，乌亮的翅膀，脖子上有一圈紫色的亮毛，两只刚劲的铁爪，一对绿宝石似的眼睛，长嘴巴带着尖利的钩子。

锄瓜告诉树村：“鱼鹰可厉害啦，能干的鱼鹰，一天能捕四五十斤鱼呢。”

“这么多呀？”

“有时碰上几十斤一条大鱼，一只鱼鹰斗不过，十几只鱼鹰就一起围上去，在水下追来追去，直到把那条大鱼抬出水面。”

树村禁不住想伸手去摸摸它们。鱼鹰没见过树村，带钩的嘴巴毫不客气地啄过来。树村“哎哟”一声惊叫，赶忙把手缩回来。

锄瓜说：“你越怕它，它越要欺负你。”说着，抱起一只鱼



鹰。那鱼鹰乖巧地在锄瓜手里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树村找了一根细树枝，畏畏缩缩地去撩逗它。

鱼鹰以为树村要侵犯它呢，猛地啄住了树枝，脑袋一甩，从树村手里把树枝夺了过去，又是狠狠一啄，把树枝啄成了两截，“嘎嘎”地叫了起来。几百只鱼鹰仿佛听到了警报一般，叫成了一片。

树村有点害怕了。

树村八岁了，嫩得像根豆芽菜，胆子针鼻儿大。爸爸买了一只大皮箱，到了夜里，皮箱上两只铜扣闪闪发光，就像两只可怕的大眼睛似的朝树村眨巴着。他将脑袋钻到被窝里叫妈妈：“快把电灯拉亮吧，快把电灯拉亮吧。”

锄瓜看了一眼很恐慌的树村，赶紧朝鱼鹰们大喝了一声：“别叫了！”

鱼鹰们的声音就渐渐地低落了下来。

锄瓜抱着鱼鹰走到树村面前说：“来，抱吧。”

树村把手藏到了背后：“它啄我。”

锄瓜说：“它是吓唬你的。”说着，把鱼鹰塞到树村手里。

鱼鹰想要挣脱出去。锄瓜在它的脊背上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它就渐渐地安稳了下来。

树村学着锄瓜的样子，战战兢兢地抚摸着鱼鹰，慢慢地它



也驯服地接受了树村的爱抚。树村笑了。

舅舅走过来，说：“树村，明天和锄瓜一起，跟我下湖捕鱼去吧。”

于是，树村很兴奋。

二

树村上了船，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摆，吓得赶忙蹲了下去，双手死死地抓住船舷。

锄瓜没上船，站在岸上，用竹篙把小船往湖心推了几米远，正当树村着急时，却见锄瓜用竹篙往岸上一点，纵身一跃，高高地腾到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形，轻得像片羽毛似地落在了树村的身边。

树村看呆了，直到锄瓜将船撑出去几十米远，才回过神来。那双抓住船舷的手，渐渐松开了，腿也慢慢地有了力量，最后，终于在摇晃不定的小船上站住了。

几十只小船，“刷刷”有声，轻盈地向湖心飞去。

突然，那只领头的鱼鹰“嘎”地叫了一声，飞离枝头，在低空中盘旋了一圈，落到湖里。其它几百只鱼鹰“呼啦”一阵响，纷纷落入水中。



树村好奇地问：“锄瓜哥，怎么啦？”

锄瓜像个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发现鱼群啦。”

紧张的捕鱼开始了！

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大型舞蹈”：捕鱼的人们，放开最大的音量，一个劲地叫喊着：“鱼啊！鱼啊！”一只脚非常急促地踩着一块活动的木板，发出“噼噼啪啪”爆竹似的声音。这声音，一是要将湖水深处的鱼震惊，逼它们游动起来，好让鱼鹰们发现，再则是给鱼鹰们鼓劲。桨有节奏地拍击着水面，激起满湖一片雾蒙蒙的雪浪花。小船就在这水雾中，流星一般来回穿梭。渔民们一会儿荡桨，一会儿撒网，一会儿伸出带钩的竹竿把抓住鱼的鱼鹰接到船上，一会儿又挥舞着篙子，催促鱼鹰们不得偷懒赶快扎入水中。

鱼鹰把各种各样的鱼从水底叼了上来。有鲤鱼，有白鲮，有鲫鱼，有青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动人的银光。

锄瓜十分灵巧地驾驭着小船，前进，拐弯，后退，停住，把一只只捉住了大鱼的鱼鹰接到船上，从它们的嘴中摘下了鱼之后，又将它们抛入水中。鱼在船舱里蹦跳着，不时地将水珠溅到他和树村的脸上。

树村在心里想：我要是能像锄瓜，就好了。他手痒痒地想给锄瓜当帮手，可是插不上手，只能看到鱼鹰叼到大鱼时又着



急又兴奋地叫着：“锄瓜哥，鱼！鱼！……”

锄瓜的眼睛十分锐利，他透过清澈的湖水，看到一只小鱼鹰在水底下追上了一条“大黄箭”。

这是一种十分凶猛的鱼，脑袋锐利，箭一般射出，能突破几层渔网，一摇尾巴，能蹿出去十几米远。小鱼鹰追逐的那条大黄箭，足有二十斤重，比它自个儿大几倍。小鱼鹰却毫不示弱，用嘴巴勾住大黄箭的脊梁。大黄箭在水里滚动翻腾着，想把小鱼鹰从脊背上甩掉，小鱼鹰却死不松口，顽强地跟大黄箭搏斗着。大黄箭仓皇逃窜，小鱼鹰死死不放。

大黄箭朝深绿色的水里急速射去。

锄瓜一见，连忙驾船追赶。

黄箭越窜越快，锄瓜死死盯住，拼命荡桨，小船翘着头，贴着水面，像一只黑色的水鸟，直往前飞去。

树村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水中的大黄箭和小鱼鹰。

差不多已经追出一里路了，锄瓜喘着粗气，背心让汗水湿透了，脑袋上的汗珠纷纷落在水里。

树村说：“锄瓜哥，你歇会儿吧。”

锄瓜说：“一歇，就追不着鱼鹰啦。”

大约两里路下来了，左边拴桨的皮带条突然断了，小船在湖里打了一个圈子，转眼的工夫，小鱼鹰和大黄箭已经下去好



远了。

锄瓜扔下桨，急忙操起竹篙，使劲撑起来。一阵猛烈的追赶之后，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现在只是咬着牙坚持着。

大黄箭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也越来越没有劲了。小鱼鹰用爪子抓住了它，腾出嘴来，对准大黄箭的眼睛啄去。大黄箭看不见了，在湖里难受地翻滚着，渐渐地不能动弹了。小鱼鹰叼着它，扇动着翅膀，用尽力气，把大黄箭拉出水面。

锄瓜伸出带网子的竹竿，叫树村帮着，把鱼鹰和鱼一起捞上船。

小鱼鹰张着嘴巴，耷拉着翅膀，瘫在了船上。

已无一丝力气的锄瓜，躺在了它的身边。

失去了动力与方向的小船，在湖上漂着。

树村说：“锄瓜哥，我来荡桨吧。”

锄瓜点了点头。

树村不会荡桨，锄瓜也不看着他，闭着眼睛指点着：“两手用力要一样，动作要齐……”

明亮的阳光，照着静静的芦湖。

锄瓜睡着了。

鱼鹰也睡着了。

树村驾着的小船，在水面上扭着秧歌，但慢慢地，也能扭



扭曲曲地前进了……

三

多少天后的一个傍晚，夕阳西照，鱼鹰小队满载而归。锄瓜的爸爸在清点鱼鹰时，却发现丢失了两只鱼鹰！

锄瓜跟爸爸说：“爸爸，我去找吧。”

爸爸说：“不行，天晚啦，又要变天。”

树村说：“大舅，我跟锄瓜哥一起去。”

“不行。跟你锄瓜哥回家吧。”

大人们驾着十几条小船出发了。

锄瓜和树村坐在小船上，看着大人们寻找鱼鹰的小船消失在西边的霞光里。

锄瓜解开了缆绳。

树村立即明白了锄瓜的心思，禁不住一阵激动。

锄瓜一边划桨，一边呼唤着：“嘎、嘎……”

船行不一会儿，天就黑了下來，湖水茫茫，无边无际，和铅色的天浑茫地融合在了一起。

晚风从湖面刮过来了，小船摇晃着。

天完全地黑了下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没有岸边，也



没有灯光。

“害怕吗？”锄瓜问树村。

“不……不怕。”树村其实很害怕，幸好锄瓜什么也看不见。

“嘎、嘎……”

他们一递一声地叫着，声音在夜空里向四面八方传播着。

随着时间的延长，两人失望的情绪也慢慢地浓起来。

恰在这时，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鱼鹰的叫唤声。

锄瓜惊喜地叫起来：“树村，你听！”

树村出神地听着：“锄瓜哥，我听到了！”

锄瓜扳动双桨，循着鱼鹰的叫唤声，将船划向前去……

湖面上，两只鱼鹰簇拥着一条两尺长的银色的白鲮。天虽然黑了，但它们并没有放弃白鲮，依然坚强地浮在茫茫的湖水上，等着主人。

锄瓜赶忙把它们接到船上。

起风了，湖水晃动起来。锄瓜甩掉衣服，往手上啐了一口唾沫，拼命地扳动着桨，急忙往回赶。

湖水掀起了黑色的浪头，疯狂地向小船扑来。小船失去了平衡，荡秋千一样，在浪头上剧烈地颠簸着。

树村有点畏惧了。

